

# 小学女生『卖淫』案后续: 当事人父母后悔做假

3月16日晚,云南两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的亲姐妹,在自家门口被昆明王家桥派出所警务人员制服,以涉嫌“卖淫”为由带回派出所,事后警方调查称此事系其父母刘仕华、张安芬等人弄虚作假。刘仕华、张安芬受访时称后悔做假。

如果不是那个晚上,张安芬一家现在应该在看电视。2009年3月16日晚,为了不让巡防队员抓到有卖淫史的陈艳(刘仕华与前妻之女),张安芬让她与自己的女儿刘芳换了装,躲在家里。而小学生刘芳与妹妹刘莉出门后,被巡防队员以“卖淫”抓住,事件由此发生。

此后,刘仕华不断投诉,他还向媒体提供了两个被指“卖淫”的女儿都是处女的信息……被广为质疑的“小学生‘卖淫’案”由此引发。

在警方发现了陈艳曾卖淫,也发现了刘芳“处女”证明有假后,刘仕华被刑拘了。张安芬则因为让孩子“换装”和制造假证据,陷入后悔中。

## 居住环境 租住地站街女成群

张安芬说,当时陈艳指着巷子里的站街女说,“她们比我大,她们都不怕,我怕什么?”

张安芬家周围,全是私人盖的四五层高的楼,多数用于出租。2008年秋季开学前,张安芬租了房东李慧明的房子这一带地名叫王家桥,是昆明典型的城郊结合部,租金便宜,房客多是打工者。至少从5年前开始,小巷里有了站街女。李慧明说,也不知从哪天开始的,站街女越来越多,年龄有老有小。

6月16日晚,巷子里还能看到粉色短裙和挑逗的眼神。张安芬说,就是在这个巷子里,她发现陈艳彻底不听话了。

本来,陈艳和刘芳、刘莉在昆明五华区同一所小学读书。有段时间,陈艳每天回家都很晚,张安芬问原因,陈艳说学习跟不上,老师要她留下来写完作业。“我做完了作业要留

校,不做也留校。我不读了。”这是陈艳最后一次从学校回家后进门说的话。张安芬说,当时刘仕华气得满脸通红,伸手就是一巴掌。

对于陈艳的“不听话”,张安芬举例说,去年10月的一天,夜里12点陈艳都没回家也不接手机,她和刘仕华出去找。后来一男子骑摩托车送陈艳回来。16岁的陈艳说“那个男的对我很好,给我钱花,我打算嫁给他。”张安芬说,那个晚上,刘仕华对陈艳下了狠心,用木棒打得她浑身是伤。当时陈艳一边哭,一边说,我现在可以听你们的,出去了你们管得到吗?刘仕华听了,扔下木棒蹲在地上哭。

张安芬和刘仕华先后租下了李慧明的3间房,靠西头的房,

给了陈艳。

张安芬说,大概去年10月的时候,她看到陈艳带回一个男子,她没问过。后来她打听那男子身份,陈艳笑了,指着巷子里的站街女说,“妈,你看她们比我大,她们都不怕,我怕什么?再说,挣钱快。”

张安芬称,刘仕华知道陈艳做丑事后,打陈艳打断了两根木棒。

附近站街女证实,陈艳确实在卖淫。王家桥数名站街女称,陈艳曾在离家500米外的一处出租房卖淫。有一次被普吉派出所当场抓住,罚了1300元。后来,陈艳搬到现在的租住地,在西边小屋继续卖淫。

而这一事实,刘仕华没有告诉采访过他的多家媒体。

## “卖淫”事件 对媒体隐瞒前科

刘仕华始终没向媒体提及他的大女儿陈艳曾卖淫,也未提及当晚让陈艳与刘芳换了衣服

3月16日晚,巡防队员在王家桥抓嫖。到张安芬家附近后,他们没有离开。这让刘仕华和张安芬都很紧张。

刘仕华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称,当时全家人都在,还有孩子的干爹普恩富,还有一个姓徐的男子。张安芬在接受采访时也这样讲。

那名徐姓男子究竟是谁?每一个来采访的记者都问过刘仕华和张安芬。每一次,他们都称,只见了一次面,连电话都不知道。

6月12日,张安芬承认徐姓男子是陈艳带回家的。她说大概晚上6点左右,陈艳带了一名男子到家里来。不过,陈艳发现巷子里有几个像巡防队员的男子,就没有“做那个”,而是跟那男子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、说话。

张安芬说,担心陈艳再次被

抓,她让陈艳跟刘芳换了衣服,躲在家里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已被媒体广泛报道——几个巡防队员抓住了出门买烧烤的刘芳、刘莉,说她们是卖淫女,并将张安芬、刘仕华、刘莉干爹普恩富以及徐姓男子一并带走,此过程中刘仕华、普恩富被打伤……

此后,刘仕华带着投诉材料与被打伤的照片,不断找有关部门反映。6月3日,刘仕华接受采访时称去过五华公安分局、昆明市公安局、五华区检察院投诉多次,未果。5月25日晚,他按照《云南信息报》“46111111,为您维权支招”的广告,拨通了电话。

5月31日,刘仕华又去找警方协调赔偿的事。

这次他带了一名当地的记者,记者以“表弟”身份旁听了谈判。刘

仕华把要求赔偿的数额从16万多提高到21万多。

6月2日,《云南信息报》用一整版独家刊发了《小学女生“卖淫”案调查》。之后,媒体记者蜂拥而至。

6月3日,刘仕华对记者表达着愤怒:“说我女儿卖淫,那抓到现行,或者有证据没有?”不过,他始终未对记者提及女儿陈艳卖淫之事,也未提及当晚陈艳与刘芳换了装。

张安芬后来解释说,因陈艳当晚没卖淫,也未被抓现行,所以不想影响到陈艳。

4日晚,在公众瞩目中,警方发布消息确认存在执法简单、粗暴等问题。

次日,刘仕华在媒体面前放言,我现在要求公安机关赔偿的不再是21万,而是30万了。

## 虚假证明 “是处女更有说服力”

报纸报道前一天,张安芬带着小女儿又去做检查,她让女儿写成姐姐的名字

有邻居告诉记者,后妈张安芬唆使陈艳卖淫。

12日,张安芬皱着眉头否认。她说,就算我愿意,刘仕华也不愿意啊。

刘莉说,知道陈艳做那事后,她们基本没话可说,有时见面对视一下。“不过,她也并不在意,还是一起吃饭,一起看电视。”

3月19日,也就是巡防队员抓人事件3天后,张安芬带着刘芳、刘莉去昆明法院检查。

检查结果,刘芳不是处女。

张安芬说她当时整个人瘫了,追问刘芳,刘芳说在西双版纳骑自行车时曾摔了一跤。

当时刘芳和刘莉都在读六年级,同一个班。她的班主任说,她们学习成绩不错,从不迟到、早退、旷课。

这样的好评,仍叫张安芬不放心。6月1日,也就是《云南信息报》推出报道的前一天,张安芬又带着刘莉到昆明法院检查。她让刘莉把名字写成刘芳。

“我只想给女儿一个清白,她们姊妹俩确实没做过那个。”6月15日,张安芬红着脸说,她之所以让刘莉顶替刘芳检查,是因为觉得是“处女”就更有说服力。

随后,6月2日的报道说,曾因涉嫌“卖淫”被抓的刘芳、刘莉处女膜完整。

正是通过让刘莉冒名的这纸证明,警方认定刘仕华和张安芬为获取高额赔偿而弄虚作假,并导致媒体作出了不实报道。据《新京报》

## 余波难平 被影响的孩子

刘莉说不想再读书了,不想看到“那种眼光”,“我害怕他们说我是做那个的”

陈艳被警察带走后,张安芬将西边那间房退给了房东。

一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巴。张安芬算了一笔账,她和刘仕华打工,好的时候一天两人有六七十元收入,一个月大概挣一千七八,除去房租240元,水电费200元,给刘仕华买药200元,剩下的,勉强够一家7人生活。

而两个女儿一学期960元的学杂费,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

根据警方调查,刘仕华与张安芬唆使陈艳卖淫并从中牟利。张安芬辩解称,陈艳做“那事”也有钱,并也交钱给她,不过“每次仅20到50元,而前后只做了几个月”,除去每月“休息”时间,也没有多少钱。

对于陈艳卖淫,她称是陈艳看到刘仕华生病,不想找家里要钱,“自己去挣钱,基本上自己挣就自己花了”。也曾交钱给她,也曾要过钱。

15日晚,比张安芬小14岁的张安军又回到家里看望。他最近跑姐姐家跑得很勤。他说,一个星期去的次数比过去一年还多。他担心姐姐寻死。

他说,姐姐在老家没过好日子,现在又遇到这事,如果一时想不开的话,这个家就彻底破了。

张安芬让吃完饭的刘莉去换刘芳回家吃饭。刘芳在云南冶炼厂生活区守一间收费厕所。没出事前,本来是张安芬或刘仕华每天带着刘莉去上厕所。

15日这天是刘芳复课第二天,她还要赶作业。

报纸报道后,刘芳、刘莉曾有一段时间都没再去上学,就连在家附近上幼儿园的刘丁,也被接了回来。

刘芳复课后,刘莉没返校,她说不想回去读了,不想看到那种眼光,“很怪”,“我害怕他们说我是做那个的”。

15日晚,刘莉的干爹普恩富也来了,他送来5个盒饭,一句话没说,放下就走。刘家出事当晚,他也被带去派出所。出来后,他很少再到刘家。

因涉嫌容留妇女卖淫,刘仕华目前仍在昆明西山看守所。

张安军说,他事先不知道陈艳的事,如果早点让他知道,肯定会想办法不让她去“做”了。“姐夫也是脑子一根筋,从不跟我们商量。”破沙发上,搂着刘丁的张安芬,沉默不语。

又说到了让陈艳“换装”以及制造假处女证明等事情。

“我后悔。”张安芬说,“毁了这个家”。说着大哭起来。

(注:文中陈艳、刘芳、刘莉、刘丁、刘语均为化名)

6月12日晚,张安芬在自家门口讲述『3·16』事件。



6月3日,刘仕华称曾在派出所被打。几天后,因涉嫌容留妇女卖淫被刑拘。